



哈伦成为肃贪局长的“筹码”?

■ 本报评论:余凡

接近2024年大选,印尼政坛是“韩剧”连台,但见寒刀如削、冷箭纷飞。而贪渎事件也是烽烟四起,有案中案、贪外“雍”……其中肃贪局长的涉案成了众矢之的。

印尼CNN网11月16日报道,肃贪局(KPK)前调查员诺北尔(Novel Baswedan)对肃贪局长费尔利(Firli Bahuri)退休警督突然重提因贪污案潜逃的哈伦(Harun Masiku)表示质疑。认为该声明有点蹊跷,因费尔利正牵涉前农业部长沙鲁尔(SYL)的勒索案。

根据他的分析,费尔利正尝试进行政治操演,企图让被牵连的案子从雅京警察厅的调查淡化。尤其他揭发的哈伦,是来自斗争民主党的议员候选人。“费尔利还真有一套,他把自己的贪腐案与政治挂钩;但若是弊案,仍必须以罪犯的法制处理。”并质问费尔利为何现在才签署针对哈伦的追捕令,而相关嫌犯在三年

前就已潜逃了。

即时日后肃贪局真的捕获哈伦,也并不表示费尔利所犯的刑事案能够一笔勾销。“何况,难道费尔利没有想到,如果肃贪官员涉嫌贪污案,其罪责是以双倍量刑。”

此外,肃贪局人员协会前会长尤迪(Yudi Purnomo)评论,对肃贪局来说,并没有公开已签署追捕令的紧迫性。因此,他建议费尔利专注于勒索沙鲁尔的案件。“费尔利更好先配合调查,如果哈伦已成功被捕才公布,何必把签署命令的事公诸于众。”

《共和网》(REPUBLIKA)于17日称,“印尼反腐社团”(MAKI)协调员波亚敏(Boyamin Saiman)评论肃贪局长费尔利可能正在寻找脱困之计,以政治手段祈求政府的法律庇护。潜逃的斗争民主党干部哈伦(HM)的贪污案,成了费尔利本人在勒索及买通案情调查时与政府谈判的筹码,争取为自己脱罪。“费尔利公布已签署哈伦的追捕令,只不过是他的讨价还价(bar-

gaining),以便从勒索及买通SYL的案件中找到脱身之路。”

波亚敏透露,费尔利于14日突然公布他已签署哈伦的追捕令。让人遐想的是,雅京警察厅定于16日调查费尔利对SYL勒索及收贿案件,时间上的如此仓促绝非偶然。

《时代网》TEMPO.CO于18日报道,前法律及人权副部长德尼(Denny Indrayana)于16日在其网络平台留言,费尔利公布已签署追捕令,潜逃的PDIP干部哈伦,涉嫌贿赂普选委员会(KPU)特派专员瓦优(Wahyu Setiawan)。“如果剧情没有更改,在短时间里,哈伦将被抓获。费尔利已使出浑身解数,要从被控勒索SYL的案件中脱身。”

德尼透露,哈伦的藏身处其实很久前就已锁定,这是他于今年8月5日与前宪法法院首席法官吉姆利(Jimly Asshidiqqie)闲谈时得知的。至于肃贪局为何出手抓捕哈伦?德尼的分析认为,最近这段时间内,很多案件

都成了政治论争时的有效“筹码”。

《时代报》今年8月11日称,哈伦被怀疑设计法贿赂普选委员会专员瓦优,让他得以替代逝世的纳扎鲁丁(Nazarudin Kiemas),成为国会(DPR)议员。其实,根据普选法,应该有权晋升议员的是里斯基(Riezky Aprilia),但普选委员会却总是敷衍拖延。

回顾2020年1月中旬出版的《时代杂志》描述,于2019年交给瓦优的汇款,是PDIP干部赛福尔(Saeiful Bahri)所经手,交给瓦优所信任的阿古斯添尼(Agustiani Tio),阿古斯添尼是占碑选区2019年代表斗争民主党(PDIP)角逐议员的政党候选人。

结果,瓦优答应协调安排哈伦的议员名额,要求准备9亿印尼盾的活动经费,于2019年12月27日之前分批凑齐。然而,于2020年1月7日召开的普选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再次拒绝斗争民主党把里斯基的后备名额改成哈伦的要求。瓦优

的斡旋并不顺利。

2020年1月8日,当阿古斯添尼还来不及将一部分贿款汇给瓦优时,瓦优已被肃贪局的“现场行动”(OTT)所抓捕。但哈伦却成功逃脱,至今还是名列“寻人榜”(DPO)上。肃贪局只能拘捕瓦优、阿古斯添尼和赛福尔。据专家推测,哈伦可能在国内外之间穿梭逃窜,以至其行踪及藏匿地点很难被探明,三年来能逍遥法外。

《印尼媒体》(MediaIndonesia)于11月21日报道,追捕前议员候选人、斗争民主党干部哈伦的指令,是获得肃贪局全体专员同意,并不是只为了提升肃贪局长费尔利的个人声望。肃贪局副局长阿历山特(Alexander Marwata)澄清:“是这样,肃贪局的所有决定是由5位或占多数领导讨论决定的,追捕哈伦的决定很早之前就商量好了。”“假如至今尚未成功捕获嫌犯,并不表示肃贪局没有认真处理。”

阿历山特深有感触地说:“社会大众更多听到

的,是那些不明白贪污案内情,不了解肃贪局工作程序,根据传言而单方面作出的评论。”期盼民众能客观地进行分析。诚如不少学者所分析,正当总统府与斗争民主党关系有些裂缝时,费尔利的“移花接木”的确让人生疑;何况,国内民众对政府部门、执法机构的信任度正不断滑落。

回顾2013年初,卡查玛达大学(UGM)历史学家苏哈特诺(Dr Suhartono)教授指出,本国官僚体系的贪污渎职,是王朝时代到殖民时期的封建风和陋习所影响。封建王朝注重个人、家族、部落团伙的思维逻辑,已深植于多数统治阶层及政府官员心中。

古训道:“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我们看到有些官员、学者在谈到国事时哽咽而泪下,表露了正诚仁德之心。社会大众寄希望于“以国为重,以民为本”的领导层、爱国者;而不是只把人民当作选票或“筹码”的官僚或政治家。

菲专家:任何排除中国在外“南海行为准则”,都不值得推崇

■ 南海之声



菲律宾近来不断挑动南海局势。据路透社20日报道,菲总统马科斯昨日在夏威夷发表演讲时称,菲律宾已主动与越南、马来西亚等国接触,希望探讨在双边层面达成“南海行为准则”的可能,并希望进一步扩展到其他东盟国家。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0日强调,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中国和东盟国家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一项重要任务,任何脱离《宣言》框架、违背《宣言》精神的做法都是无效的。

菲律宾国际关系专家安娜·玛琳多格就相关话

题接受了南海之声的专访,并对菲律宾总统排除中国、另行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提议表示了质疑。以下为对话实录。

南海之声:您如何看待菲总统马科斯关于制定新的“南海行为准则”的提议?这将对南海当前的局势带来什么影响?

安娜·玛琳多格:马科斯总统最近的这项提议,试图将中国排除在外,转而与其他南海声索国达成新的“行为准则”,我认为其不太可能获得南海声索国在政治上的支持。

首先,中国与东盟在2002年已经共同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并在此基础上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尽管“准则”磋商旷日持久,进展缓慢,但仍朝着积极的方向迈进,我不认为东盟国家会白白浪费这么多年在“准则”磋商上所投入的时间、精力和资源。

其次,马科斯提议的成功与否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南海各声索国的意愿。将中国排除在外的做法,我不认为会得到马来西亚和越南的同意,这两国不会因此其损害与中国业已形成的良好的战略和经济关系。

此外,在任何关于“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谈判中把中国排除在外,这是不值得推崇的做法。中国是南海声索国之一,也是所有关于南海争端谈判或协商的核心和关键角色。在南海这样一个非常敏感的争议地区,各当事方的参与对地区稳定至关重要。排除主要的当事方去推行“准则”磋商,这只会导致南海争端进一步激化。

因此,马科斯总统应该承认并意识到,并且永远不要忘记,中国是南海问题一个重要的参与者。菲方不承认这一事实是徒劳的,只会导致菲中政治

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坦率地说,这对菲方绝对没有好处。

南海之声:您认为在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中,东盟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安娜·玛琳多格:我认为东盟在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方面,应该发挥更多领导和主导作用,这有助于凸显成员国团结一致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合力,也有助于缓和外部大国可能采取的“分而治之”的策略,这对于维护地区利益、维护南海稳定安全至关重要。

更重要的是,东盟主导的“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也标志着解决本地区冲突需提倡包容性和多边主义,它也将让磋商进程更具合法性和平衡性,这对于“准则”最终的有效实施至关重要,它将有更可能得到尊重,也更有可能成为预防和管控南

海争议的有效机制。

南海之声:今年10月,中国和东盟国家宣布“南海行为准则”案文三读正式启动。您认为当前阻碍“准则”达成的最大障碍是什么?尽快达成“准则”对于南海的和平稳定有哪些意义?

安娜·玛琳多格: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无论是对地区还是对国际而言,都意义重大。

“南海行为准则”将为有效管控南海局势提供沟通渠道和机制,降低冲突和对抗风险。同时它还将建立一套行为规则,规范南海沿岸国家在海洋环境保护、渔业管理、海空行动规范等方面的行为。“准则”还可以促进联合资源勘探开发、保障更安全、可靠的海上贸易路线,这对将利于全球经济发展。此外,“南海行为准则”的达成将有助于全球海洋治理,表明

不同利益攸关方可以以尊重主权、促进和平、安全与合作的方式共同管理共享空间。

但当前“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的确面临不少挑战和障碍,这其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各声索国的主权和权益主张互相重叠,且对于国际法有着不同的解释,难以达成尊重各方利益和关切的共识。此外,声索国之间也缺乏信任,这种不信任直接导致一些海上冲突行动的发生。另外,美国等外部力量的介入,增加了“准则”磋商的复杂性。同时,声索国国内的政治势力的影响也限制了其领导人在磋商进程中的妥协让步空间。

所有这些障碍都需要谨慎和持续的外交努力加以克服。这些问题的解决对“准则”的成功达成和南海地区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民族英雄——李约翰

阿斯菲·瓦尔曼·阿丹 (ASVI WARMAN ADAM)



NY. JOHN LIE DIDAMPINGI KETUA PENDIRI YAYASAN NABIL SELAKU PENGUSUL, MENERIMA GELAR PAHLAWAN NASIONAL

迟来的荣誉

虽然大众媒体曾建议过推举李约翰为民族英雄,但始终未能实现。印尼民族建设基金会(Yayasan Nabil)经过从地方(万鸦佬)到中央(雅加达)的层层讨论,最终决定为李约翰发起倡议,并获得其它基金会响应,共同发起倡议。印尼民族建设基金会还出版了李约翰的传记,名为《响应祖国的号召》(Memenuhi Panggilan Ibu Pertiwi)(Nursam, 2008),该书在雅加达发布。

之所以有人不同意或者主张推迟推举李约翰为民族英雄,可能有如下几个原因,接下来我要尝试给出反驳的理据。首先,李约翰是一名海军军官。似乎来自陆军的将士更容易获此荣誉,但这个理由并不成立,因为以往被推选出来的民族英雄当中便

李约翰遭编在印尼民族建设基金会创立者的陪同下,获颁“国家阿迪普拉达纳英雄”勋章

有来自海军的,例如约斯·苏达索(Yos Sudarso)。其次,李约翰信奉的是基督教。这其实也不成问题。李约翰在航行时都会随身携带圣经,当他的船遭到荷兰军舰的炮击时,他仍会进行祷告。也许这

种说法有添油加醋的意味,但即便真的有夸大的成分也没关系,这反而成为他的加分项,因为他依靠虔诚的信仰顽强斗争。可能人们反对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觉得他参与走私。这样的指控

其实是错误的,因为从一切的角度来看,他所做一切都是为了突破荷兰的封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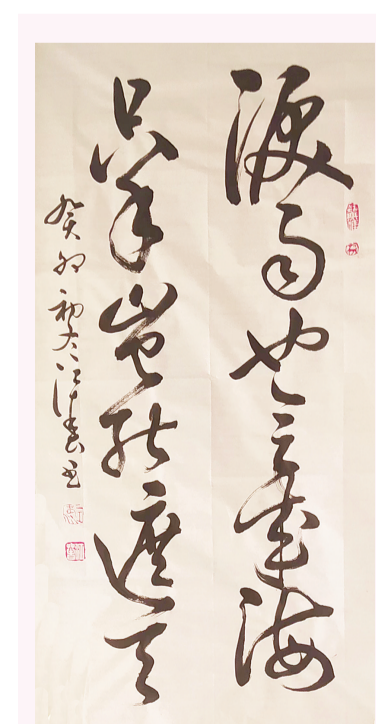
李约翰被推举为民族英雄将产生很重大的影响。首先,这将证明了除了擅长经商,华人也能在军事领域任职,并且能够成为民族英雄。其次,推举李约翰为民族英雄将促进华人群体与其他族群的平等关系。因为同其他族群一样,华族也曾为印度尼西亚的独立而奋力拼搏。

最终,李约翰被推举为民族英雄,并于2009年11月10日的英雄纪念仪式上被授予了“国家阿迪普拉达纳英雄勋章”(Bintang Mahaputera Adipradana)[2]。2014年7月,经官方宣布,一艘印尼共和国海军新式轻型护卫舰(Light Frigate)将以这位来

自米纳哈萨半岛(Minahassa)的英雄命名。于是,李约翰358号战舰诞生了。2014年12月,这艘英产战舰最终在李约翰的家乡比

东海港(Bitung)正式宣布服役。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三册)》。本篇完)



江春书法作品 泪雨也会成海,只手岂能遮天?

恭贺 东区文协 新届理事 就职上任

意如香 夏之云
红光满面意气风发
东区文协新届理事
就职上任万众瞩目
信心满满不负众望
团结友爱携手并进
不分东区与西区
文友团结一条心
激发文友创作激情
默默耕耘
虚心好学
向经典名著取经
举办公文读书会
三人行必有我师
忠言逆耳利于行
多创作多修改
攀登山学无止境
永葆传承文化初心
恭贺文协祝福文协
永远走在康庄大道上